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东北卷

两晋至隋唐

(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东北卷 两晋至隋唐（一）



北京出版社

k87-53

2012/

11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者

综 述(一)

张志立 孙 海 张春霞

综 述(二)

张志立 孙 海 张敬军

旧石器时代

张志立 杨新平 张 岩

新石器时代(一)

孙 海 蔺新建 清格勒

新石器时代(二)

孙 海 李晓钟 石 箴

青铜时代(一)

孙 海 张志立 申国俭

青铜时代(二)

孙 海 张志立 蔺新建

青铜时代(三)

孙 海 张志立 李晓钟

秦汉至三国(一)

孙 泓 张春霞

秦汉至三国(二)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二)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两晋至隋唐(三)

孙进己 孙 泓 张春霞

辽(一)

冯永谦 孙 海

辽(二)

冯永谦 孙 海

辽(三)

孙 海 张国庆

金(一)

黄凤岐 孙 海 李志遥

金(二)

黄凤岐 孙 海 张玉虹

元明清(一)

苏天钧 孙 海

元明清(二)

苏天钧 孙 海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李昌仁 朝 鲁 刘永智 穆鸿利

常务副主编 冯永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于国华	王 雷	王宏刚	王革生	王绵厚	卢明辉	冯永谦
冯季昌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孙秀仁	齐 心	朱国忱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衍	李之勤	李昌仁	李国英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高书全	崔 灿	孟广耀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秦洪祥	蒋秀松	魏国忠	魏福祥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海

编 辑 孙 泓 张志立 张玉虹 张 岩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王建群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冯永谦 苏天钧

常务副主编 孙 海

副 主 编 黄凤岐 张志立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侠	王丽萍	王绵厚	马延平	尹学伟	方起东	石 箴	冯永谦
许明纲	孙 泓	孙 海	孙长庆	孙进己	孙秀仁	米文平	曲守成
朱国忱	刘俊勇	刘素侠	刘景文	任晓光	苏天钧	李宇峰	李英魁
李晓钟	李殿福	张 英	张 岩	张 鹏	张志立	张春霞	张柏忠
张泰湘	严长录	何贤武	吴喜才	杨新平	邵清隆	柳 岚	段新澍
姚义田	黄凤岐	盖山林	常春林	清格勒	崔 璇	崔福来	崔德文
塔 拉	蔺新建	魏存诚					

总 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中国的悠久历史不仅留下了浩繁的典籍，也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和历史文献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史料，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历史文献大都早已整理出版，而考古资料却迄今尚未系统地整理出版过。中国几千年留下的二十五史是世界罕见的史籍，备受世人盛赞，但几千年间编成的二十五史，却还不到一亿字。而仅建国以来数十年间我国考古学者调查、发掘、研究文物古迹积累下来的资料，竟达到数亿字。这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惊人成就、伟大功绩。但这一伟大成就却也使考古资料的整理出版成为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近年来，出版界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却始终跟不上考古工作的迅猛发展，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考古资料未曾发表出版过，而系统汇集出版则更令人望洋兴叹。

这些众多的考古资料都散在更为浩瀚的各种书籍报刊中。仅三种全国性的专门考古杂志《考古学报》、《考古》、《文物》已有数百本，数千万字。而近年各省还陆续出版了本省的文物考古刊物，全国就有数十种，每种数十本，也有数千万字。汇集这些已是非常的不易，而更困难的却还是散见在各种报刊的文章，有些报刊除了作者能记得外，别人根本无法想象上面会刊登考古文章。此外，还有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无数论文集，有的全书均是考古论文，有的仅夹入一、二篇考古论文，这些还都是公开出版的。此外还有各市地内部印发的各种考古文物书刊，虽然每个市地仅编印数本，但全国汇齐在一起也有数百本。至于散在文物考古工作者手中，未及发表的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研究论文更是无法统计。

因此，数十年来，论文索引虽编了许多种，却没有一种编全的。十年前张志立编印过一套《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论著汇编》，收录了一千余万字，当时佟柱臣先生已誉为“是洋洋洒洒大部头的巨制”。但该书所收录的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考古资料不过八百万字左右，还不及今天的四分之一。

由于搜集汇总考古资料的这些种种困难，就给考古研究和历史研究带来严重困难。

首先，是每个研究工作者都必须独立去搜集自己所需的考古资料，而面对这样浩繁的文献，是任何个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往往一方面是挂一漏万，顾此失彼，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已查全了有关自己专题的全部资料；一方面是大量的重复劳动，每个人都要独自查阅一遍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资料，这些重复劳动所耗费的财力、精力，简直是惊人。甚至可以说，如果把这些重复浪费的财力、精力集中起来，几个《中国考古集成》也早已编成出版了。重复劳动不仅体现在查阅资料上，还体现在大量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研究工作上。由于对前人已做过哪些考古工作不够清楚，后人在进行考古调查和研究时，往往或是重复前人已做过的工作，或是漫无边际、抓不住关键性的空白点，造成了考古工作长期以来的盲目性。同时由于资料汇集的困难，也就很少有人能在系统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哪一区域的哪一部分考古工作做得较深入，哪一时期刚有所起步，哪些时期还处于空白，需要提出明确目标，有计划地填补空白，深入提高。

由于考古资料的长期没有汇齐，也就带来了另一个严重问题，即建国近五十年，至今还没有一部中国的考古学发展史。对各个时期各位专家学者的贡献也无法正确评价，也就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看到全部资料，有些人随便选取了自己所见到的材料作为代表某一观点的主要材料，而往往这些资料并非这一观点的最初提出者或主要代表，这就会以讹传讹，使这一科学观点的认识发展过程，无法为人们正确认识。而有些缺乏科学道德者，更有意篡夺别人成果，将自己继承自别人或重复发现者，说成是自己首创或独创。人类认识是一条无

止境的长河,每位学者都只是在人类认识长河中贡献了一点一滴。当然有多有少,各不相同。而究竟各自贡献了什么,资料汇齐了,就非常清楚,既不必谦虚自贬,也不可能自吹自擂。

考古成果的汇集出版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使已调查发掘的文物不致消失。有些文物古迹当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时是存在的,而且保持了它原有的地理位置和层位关系。考古工作者的调查、发掘当然是为科学发现作了贡献,但如果经过采集、发掘,把文物搬了家,破坏了原有的层位关系,结果却未写成调查、发掘报告;或写出了未能发表出版;或虽发表却散失了,未曾汇集保存起来,这在客观上就等于破坏了这一遗迹,在科学上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是无法弥补的。因此本书就试图把这些积压多年、尚未发表的重要发掘报告刊登出来。

我们正是基于对编汇《中国考古集成》重要意义的充分认识,这些年来才念念不忘地想完成这一工作。十年前我们曾支持张志立编汇《中国北方八省考古资料汇编》,但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仅出版了一半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而且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搜集得不全,缺漏也不少,印刷质量也较差。但就这样一个简陋的东西,也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国外学者更因该书属内部出版无法购到,而深感遗憾。

因此,1993年我们经过反复考虑,下决心编这套《中国考古集成》。我们深知自己力量的单薄,决心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一卷一卷来,哪怕一年仅出一卷,几年也就完成了。

我们大致按以下方案设计了本书的结构:

首先,按地区分卷,原则上按现有的行政区划,但有些因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不得不稍作调整。如我们因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原想仅把内蒙古东部放入东北卷中,但又考虑把内蒙古分割的不便,便将整个内蒙古都入了东北卷。这便带来了另一缺点,即对内蒙古西部和华北、西北考古文化的密切关系没法解决。同时,我们又把河南、山东列入了华北卷,福建列入了华南卷,这都是因为它们考古文化的相近而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区划。这样我们的分卷大体是:东北卷: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华北卷: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西北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华东卷: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华南卷: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海南;西南卷: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另外还有个综述卷,收跨地区的文章。

其次,按时代分册,即综述收入跨时代的文章,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商周、春秋战国)、汉晋、南北朝、隋、唐、辽宋金、元明清。

第三,在每时期各册中再分综述收入跨省的,然后再分省、分地区、分内容加以编排。

我们收录的原则是:凡考古调查、考古发掘、考古研究的文章,不管发表在何处的,甚至未发表的也均予以收录,并在未发表的文章标题上加“※”以示区别;历史研究中以引用考古资料为主的也收录,以引用文献资料为主的就不收了;翻译文章不收,考古专著不收。同一遗址不同人写的,虽内容大致相同,但为各取所长也都收入,但同一人写的、内容基本相同者则不收。插图附图均收入,但原稿图实在不清的只好删去。缺图的也就无法补上了。我们力争一次搜集齐,但限于时间和能力,一定还有相当多文章被遗漏,决定以后再出补遗。同时也决心以后每隔五年增补一次新材料。

在文字方面原则上尊重原稿,极个别处稍作修改。

我们衷心希望考古界的前辈和朋友能支持和参加我们这一工作。使得这一工作能早日完成。

孙进己

1995年12月

东北卷前言

苏秉琦先生曾说过：“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苏先生这一论断，在东北历史中体现最为突出。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民族不断迁徙、交流、融合的地区，离开了民族的发展、变化，就谈不上东北史。其他地区的历史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但比较起来，东北史最为突出。同时，东北地区的历史自古以来文献记载就较少，即或有些记载，也是片断零碎、语焉不详。要想单靠这些文献来认识东北的历史，简直难如登天。更谈不上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预见未来了。但是，东北地区古代各族却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这些文物古迹通过考古发现后，就起着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可以说，东北地区的历史如果没有考古资料，是根本无法正确认识的。因此，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史，也正是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历史，是三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利用三个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东北地区各民族活动、发展的历史。

在东北地区考古工作刚开始的阶段，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个学科结合起来的力量，没有很好地运用考古资料来研究东北各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没有很好地运用民族学的理论、民族学的资料来帮助研究所发现的考古资料，因此对许多考古资料的内涵及所应说明的问题，都未能充分地揭示出来，随着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逐渐认清了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结合，是东北地区考古工作求得迅猛发展的唯一道路。逐渐有大量的学者沿着三个学科结合的道路前进，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文章，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

本卷所收录的许多论著，都充分表明了东北考古工作者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所取得的成绩。如果说最初东北地区不少考古学者还仅着眼于一些器物的分类和演变历史，刚试图探索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那么今天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则已经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各种区系类型的族属，并反过来通过历史上各族的分布迁徙和文化内涵来帮助自己进一步认清东北地区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逐渐试图用东北历史上各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来说明考古文化演变的历史，来解释不同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相同，同一地区的考古文化为何发生变异；试图用民族共同体的分化、融合来解释同一考古文化以后在不同地区的变异，解释原来不同的考古文化如何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同时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也逐渐着手利用考古资料来说明不同时期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已能用各民族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来解释各种考古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特点。可以说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结合的基础上，已经走了一段相当长的路，已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就。东北卷中收录的大量考古研究论文，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由于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本身发展水平不够，三者的结合也还有一定距离，因此东北地区的考古研究中，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弄明白。诸如，乌桓文化、室韦文化、奚文化至今还没真正识别出来。有些考古文化的族属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仅西岔沟文化就有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西团山文化则有肃慎说、秽貊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则有山戎说、东胡说；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文化则有东胡说、秽貊说、东夷说。同时对高

句丽、渤海、辽、金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还没有用来进一步认识这些时期的考古文化,还未能具体分辨出这些时期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还习惯于用高句丽文化、渤海文化、辽文化、金文化来统称这些时期许多民族的文化,这显然是极不科学的。此外对于历史上各民族交错杂居、互相影响的史实也缺乏认识,因此未能正确揭示东北各考古文化插花式的分布及某些器物插花式的传播。总的说来,在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上,还有不少工作有待我们继续努力。应该说这些不足和长期以来各学科研究者未能通览东北地区的全部考古资料是有相当关系的,希望通过《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够帮助今后宏观研究的发展,考古、历史、民族三个学科的进一步结合。

我们希望因为《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可以促进有些课题能早日上马。一是东北地区考古学发展史,由于东北地区全部考古成果已汇齐在一起,这一工作应该很好做了。二是《东北考古》,应该争取在本世纪末,对全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作一个系统总结,把已有定论的肯定下来,把尚有分歧的展示出来。这部书不应该是许多考古资料的编抄,而应该是许多考古学术观点的论证、总结。三是应该可以用考古资料配合文献史料,来写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迄今为止研究东北民族史的人很多,但真正像样的一本东北民族史还未完成。四是可以集思广益,由大家集体来创造一部东北通史。过去虽有过不少东北史著作,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但由于考古、民族、历史三个学科的结合还刚开始,很多考古文化的族属还未确定,有些民族的考古文化还未为人们认识。因此,或是无法应用这些丰富的考古资料,或是用错了考古资料,把不是这族的考古资料用来说明这一民族的历史。这样,显然无法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民族史,也就更谈不到写成一部真正的东北通史了。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的出版,能为以上课题的研究铺平道路,带来东北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进一步结合及飞跃发展。

孙进己

1996年1月

目 录

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	宿 白(1)
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	宿 白(10)
盛乐与金陵	崔 璇(17)
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	宿 白(19)
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	许永杰(27)
拓跋鲜卑文化初探	赵 越(38)
从考古发现看拓跋鲜卑的发展壮大	白劲松(43)
鲜卑动物形装饰中反映的拓跋氏族源与祖源神话的创作	陈棠栋 陆思贤(46)
拓跋鲜卑先祖石室考	米文平(55)
大兴安岭鲜卑石室是怎样发现的?	米文平(60)
鲜卑石室的求索与发现	米文平(64)
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米文平(69)
嘎仙洞调查补记	吉发习(75)
嘎仙洞遗址	王大方(80)
新发现的两份石刻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佟柱臣(82)
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考释	米文平(87)
鲜卑石室相关诸地理问题	米文平(92)
再论鲜卑石室相关地理问题 [*]	米文平(99)
嘎仙洞与鲜卑学发展的十年概述	米文平(104)
嘎仙洞祝文刻石与嵩山高灵庙碑	张明善(106)
试论嘎仙洞的保护	赵 越(107)
从嘎仙洞出土铜铁器研究中初探黑龙江地区古代冶金史	曹 熙(110)
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	
.....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 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	(114)
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发现一座鲜卑墓葬	云 薇(123)
“弧形器”即鲜卑弓弭——兼议鲜卑文化之一	赵 越(124)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岩画古迹	赵振才(126)
室韦的冶铁问题	冯继钦(129)
内蒙古巴林右旗东马鬃山岩画调查	董剑英 张松柏(133)
巴林右旗塔布敖包石砌墓及相关问题	齐晓光(135)
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	齐东方(140)
敖汉旗李家营子金银器与唐代营州西域移民	张松柏(145)

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群·····	钱玉成 孟建仁(149)
阿巴嘎旗巴彦图嘎石人、石堆墓·····	丁学芸(156)
略述内蒙古北部边疆部分地区的“石头墓”和“石板墓”·····	郑 隆(163)
商都县出土窖藏铜器、铁器考·····	陈棠栋(166)
武川县二份子北魏古城调查记·····	李兴盛 赵 杰(169)
达茂旗出土的古代北方民族金饰件·····	陆思贤 陈棠栋(172)
内蒙古百灵庙一带突厥遗迹初探·····	盖山林(175)
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内蒙古博物馆(188)
土默特左旗出土北魏时期文物·····	伊克坚 陆思贤(191)
内蒙古呼和浩特美岱村北魏墓·····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3)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195)
内蒙古和林格尔西沟子村北魏墓·····	李兴盛(199)
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北魏墓出土的金器·····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和林格尔县文化馆(201)
对另皮窑与讨合气金饰牌的几点认识·····	陆思贤(204)
和林格尔县大梁村唐代李氏墓·····	侯 峰 孙建华(207)
唐拂云祠地望考辨·····	刘幻真(208)
受降城·····	姚桂轩(210)
《三受降城碑铭并序》试译·····	姚桂轩(215)
内蒙古白灵淖城圉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218)
包头固阳县发现北魏墓群·····	郑 隆(224)
内蒙古包头市北魏姚齐姬墓·····	郑 隆(227)
固阳县城圉北魏古城调查·····	刘幻真(229)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	侯仁之(234)
鄂托克旗大池唐代遗存·····	张 郁(239)
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	金学山(242)
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石子湾古城调查·····	盖山林(244)
石子湾北魏古城的方位、文化遗存及其它·····	崔 谏(246)
巴图湾水库区的古墓·····	陆思贤(251)
乌审旗发现大夏国墓群及纪年墓志·····	王大方(255)
乌审旗发现北魏窖藏文物·····	高 毅(256)
大夏统万城·····	崔 璇(257)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发现魏晋时代残墓·····	张 郁(258)
唐王逆修墓志铭考释·····	张 郁(259)
辽宁省博物馆藏《萧翼赚兰亭图》探源·····	黄伟利(263)
对《簪花仕女图》的几点新认识·····	赵晓华(267)
辽宁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	李宇峰(272)
试谈鲜卑族的步摇冠饰·····	孙国平(276)
朝阳地区出土鲜卑马具的初步研究·····	董 高(279)
朝阳发掘晋代墓葬·····	邱金辉(285)
朝阳县田草沟晋墓·····	万 欣(285)
朝阳县沟门子晋壁画墓·····	陈大为(286)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 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 朝阳县文化馆(289)
关于朝阳袁台子晋墓壁画的初步研究·····	刘中澄(303)
三燕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	田立坤(308)

辽宁朝阳后燕崔暹墓的发现·····	陈大为	李宇峰(313)
辽宁朝阳发现十六国时期后燕崔暹墓碑·····		李宇峰(317)
朝阳十二台营子发现后燕崔暹墓志·····		李宇峰(318)
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	徐基	孙国平(320)
三燕与唐昌黎考·····		田立坤(331)
记后燕龙腾苑遗址的发现·····		朱子方(335)
朝阳市发现的几座北魏墓·····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博物馆(337)
朝阳西大营子北魏墓·····		孙国平(342)
朝阳市郊北魏张略墓·····	张克举	田立坤(344)
北魏刘贤墓志·····		曹汛(345)
刘贤族属之管见·····		王金炉(350)
从刘贤、张略墓碑(志)的出土阐述墓志的起源及演变*·····		李国学(352)
朝阳出土的北魏刘贤墓志·····		(355)
朝阳地区隋和初唐的几座墓葬·····		(355)
隋《韩暨墓志》跋·····	朱子方	孙国平(356)
唐张秀墓和韩贞墓·····		(359)
辽宁朝阳韩贞墓出土的母子石狮·····		舒响水(360)
朝阳新荒地隋韩暨墓清理简报·····		孙国平(361)
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		金殿士(364)
辽宁朝阳出土唐三彩三足罐·····		李宇峰(366)
朝阳自来水管工地墓葬发掘简报·····		
·····	辽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市博物馆
·····		朝阳市双塔区文物管理所(367)
辽宁朝阳唐韩贞墓·····		朝阳地区博物馆(373)
唐左才墓志析·····		王金钊(377)
左才墓志刍议·····		张建宇(380)
中山营子唐墓和朝阳出土的其他唐代文物·····		(382)
朝阳市重型厂唐墓·····	辛岩	曲枫(382)
朝阳发现唐代青釉四系大罐·····		孙仲兴(383)
朝阳市衬布总厂唐墓·····		万欣(383)
辽西朝阳唐墓的初步研究·····		辛岩(384)
辽宁朝阳五座唐墓·····	张洪波	贾宗梁(389)
朝阳市郊唐墓清理简报·····		朝阳市博物馆(393)
朝阳新发现两座唐墓·····		高青山(398)
朝阳北塔发现一批稀世奇珍		
——出土鎏金银塔、舍利金塔、银菩提树、玻璃瓶、石经幢等·····	董高	张云峰(400)
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		陈大为(401)
北票县下喇嘛沟发现一座晋墓·····	董高	周亚利(404)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		黎瑶渤(406)
辽宁省北票县北燕冯素弗墓出土文物·····		李振石(426)
“鸭形玻璃注”札记·····		杨伯达(427)
北票冯素弗墓及锦州等地晋代文物·····		(429)
“范阳公章”考及其相关问题·····		朱贵(430)
略谈汉晋官印·····		徐秉琨(434)
北票下杖子唐墓及附近遗址调查·····	于俊玉	韩国祥(435)
“句决”与“发骨”试析·····		陈大为(438)

锦州博物馆藏西晋元康三年铜镜·····	刘素华	齐亚珍(440)
锦州北魏墓清理简报·····	刘 谦	(441)
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	刘 谦	(444)
辽西义县万佛堂石窟调查及其研究·····	阎文儒	(445)
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	曹 汛	(462)
万佛堂石窟·····	周毓山	宋慧平(467)
义县尚姑堂石窟调查·····	锦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	(469)
万佛堂石窟·····	于 余	(471)
沈阳陈相屯魏晋石椁墓清理·····	周阳生	(473)
辽阳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简报·····	辽阳博物馆	(475)
辽阳魏晋壁画墓及其出土文物·····		(478)
对新出土观世音菩萨石雕像的年代考·····	张喜荣	(479)
辽宁本溪晋墓·····	辽宁省博物馆	(480)
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	孙守道	(484)
介绍一件“唐钩”花瓷罐·····	旅顺博物馆	葛 华(493)
旅顺博物馆藏《芥子园画传》及其他·····	陈钟远	王 宇(494)
旅大市营城子古墓清理·····	许明纲	(496)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陶塑猿猴·····	王珍仁	刘广堂(499)
东晋永和石刻佛像及其刻辞·····	于鸿志	(503)
唐开元钱分期略考·····	王嗣洲	(505)
旅顺博物馆藏唐宋陶瓷枕·····	王 宇 王珍仁	孙惠珍(507)
吉林省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		
·····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长春市文管会 榆树县博物馆(510)
镇赉发现前蜀钱币·····		刘雪山(522)
勿吉和靺鞨的物质文化·····	孙进己	于志耿 庄 严(523)
勿吉——靺鞨文化研究·····	张泰湘	吴英才 李亚斌(527)
唐宋铜镜·····		青 也(534)
宁安县发现的唐代舍利函·····		梓 筠(535)
黑龙江牡丹江市郊出土唐代铜镜·····		樊万象(536)
佳木斯市郊山城遗址调查·····	佳木斯市文管站	(537)
萝北县团结砖厂靺鞨墓地·····		李陈奇(541)
黑龙江省萝北县团结墓葬清理简报·····		李英魁(542)
黑龙江萝北县团结墓葬发掘·····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545)

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

——鲜卑遗迹辑录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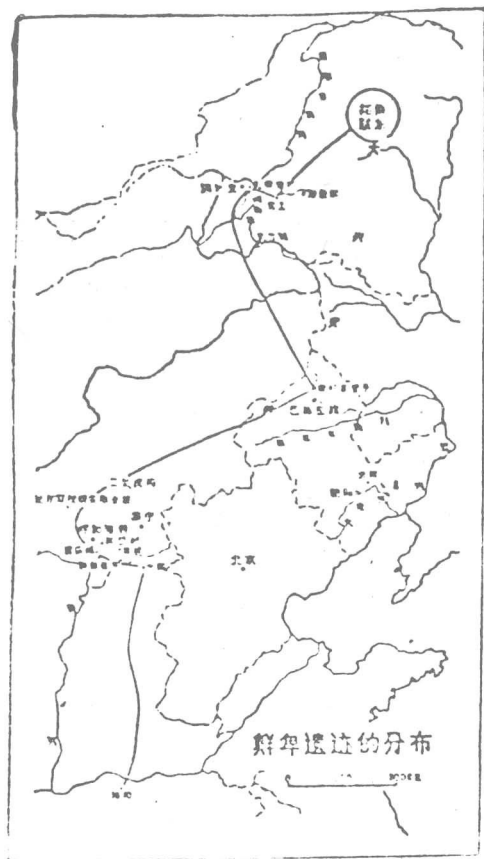
宿 白

中华民族是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许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和中原地区主要是汉族相互融合。这些已经和中原地区民族相互融合的少数民族，有不少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录，因此，他们的历史，除了参考其他民族的记录，特别是汉族的文字记录外，主要还需要依据考古发掘和调查的各种遗迹来探索。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支东胡系的少数民族。公元一世纪末，我国北方匈奴民族的统治集团南

北分裂，鲜卑乘势南下，“转移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鲜卑传》）。自魏晋以来，鲜卑遂成北方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十六国中，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此外还有西燕、吐谷浑和代（北魏）。继十六国后，整个北朝的主要统治集团也都是鲜卑。这些鲜卑大体上可分两个大的分支，即南迁较早的包括慕容鲜卑在内的东部鲜卑和较晚南下的拓跋鲜卑。鲜卑事迹，较早的汉文记载极为零散，鲜卑自己则没有文字，由他们自己主持使用汉文系统地记录的历史，时间已经很晚。慕容鲜卑大约开始在四世纪后半，拓跋鲜卑更迟至五世纪。而且这些记录，唐以后又逐渐佚亡，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不过六世纪中叶的魏收《魏书》（已不完整，北宋时即佚亡了近四分之一）。此外，自《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以迄唐代修定的《晋书》、《北齐书》、《北周书》以及《北史》等，也都记录了鲜卑事迹。以上这些现存的间接的或是较晚的记录，对鲜卑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忌讳繁多，因此，不仅鲜卑早期的资料极感缺乏，即使北魏迁洛以后的事迹，也不完备，所以，较全面地了解鲜卑历史的面貌，就需要发掘、整理和探讨鲜卑和与鲜卑关系密切的考古遗迹。

各地鲜卑遗迹和与鲜卑有关的遗迹的发现，是解放以来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这些遗迹，目前可以大致推定的：有辽宁和青海的慕容鲜卑的遗迹；有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畔以迄内蒙古河套东部的拓跋鲜卑的遗迹；还有拓跋鲜卑更向南迁的属于代魏时期、分布在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两地的遗迹（图一）。以上遗迹虽然只能描绘出鲜卑的个别部分的情况，但前两类遗迹，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补充文献记载，进一步证实鲜卑诸部在南迁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汉族先进社会的影响是他们从部落联盟迅速进入封建制的重要原因。后一类即以拓跋贵族



图一 鲜卑遗迹的分布

为中心的大同、洛阳的城址和墓群资料,也多少表明了北魏封建制虽然逐步深化,但依然残存着较为原始的风习,其中某些较原始的风习,甚至还影响到以后的隋、唐。

下面按照上述三类遗迹的顺序,将大体比定的资料,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初步辑录如下,其目有: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北燕冯素弗夫妇墓、义县发现的石椁墓、吐谷浑伏俟城遗址、黑龙江发现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辽宁巴林左旗的遗迹、乌兰察布盟的墓群;盛乐城遗址、凉城发现的猗咎部遗物、呼和浩特美岱村发现的北魏初期墓葬、北魏平城及其附近遗迹、平城附近的墓葬、北魏边镇遗址;北魏洛阳城址及其复原、洛阳北魏陵墓的布局。

(一)北票发现的慕容鲜卑墓葬

辽宁北票西南房身村发现的三至四世纪的石板墓群,大约即是三世纪中叶以后南迁到大凌河中下游的慕容鲜卑的遗迹^①。墓葬分布在房身村西山坡,都在深1米左右的土圪中,用大小石板、石块拼砌成长方形的平顶墓室,墓室大小和随葬品多少成正比,墓室大的还另备使用了铁钉的木棺,并填充木炭。具体情况略如下表。

墓室、葬具和随葬品的质量、数量,表明了第二号墓主人地位的特殊。该墓惹人注目的随葬品是前所未见的金花冠饰,这种冠饰上悬缀着金环和圆形、桃形的金叶,稍动,环、叶即摇摆不止,可能它就是文献所记慕容部上层喜戴的“步摇冠”(《晋书·慕容廆载记》)上的步摇,上表所列情况,不仅说明慕容鲜卑贫富差别已很显著;等级制度分明已经出现。很清楚,慕容鲜卑这时期已经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对立,这个发展是和慕容鲜卑进入辽西后大量吸收汉族流民,开始经营农桑并逐步定居分不开的。三座墓中已经看不到明显的畜牧经济的遗迹(图二)。日用器物主要是轮制陶器和漆器,这些,有的是在汉族影响下制造的;有的是汉族地区的输入品,随葬五铢和货泉、铤环等铜钱,不但表明和汉族关系密切,而且反映了汉族铤钱的葬俗也流传到这里。豪华的金饰品的随葬,也有可能是仿效西晋上层统治阶级的陋习。这些金饰品除了有汉以来流行的龙和朱雀的纹样外,还出现了匈奴文化中常见的嵌镶饰物的指环。匈奴统治集团分裂后,其人民一部分东移“诣辽东杂处”(《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慕容部当时的西北邻即为以匈奴族为首长的宇文部。匈奴文化远比慕容为高,慕容输入匈奴器物或汲取匈奴技艺,是可以理解的。

墓号		M1	M2	M3
墓室尺寸 (单位:米)	长	?	3	?
	宽	1.15	1.8	0.54
	高	1.15	1.8	0.53
葬具和葬式		无棺	有棺	头向西,无棺
随葬品 (标✓者数字者不详)	陶器	1		2(轮制灰陶)
	漆器	✓	✓	
	铜镜	1		
	铜钱			7
	铜指环		1	
	包金铜环		1	
	金指环	2	2	
	金镯		4	
	金钗		1	
	金铃		21	
	金珠		2	
	冠饰	金花蔓	2	
		金花树	2	
	透雕金饰		2	
	月牙形金饰		1	
	刀形金具		1	
	残金银饰		2	1
	铁刀		1	1
	铁钉		14	1

(二)北燕冯素弗夫妇墓

分布在北票西北将军山东麓台地的石椁墓群,是徙居慕容鲜卑境内,“遂同夷俗”(《魏书·海夷冯跋传》),后来又建立北燕的信都(今河北翼县)冯氏墓葬“长谷陵”^②。从已发掘的北燕统治者冯跋弟冯素弗夫妇两墓(冯素弗死于公元415年),既可以看到较多的鲜卑习俗,又可以看到传统的汉文化,还可以看到在汉族影响下,五世纪初,慕容鲜卑居住区域经济发展的概况。

冯素弗夫妇墓两圻并列(图三),相距最近处只有20厘米,可知原理在同一墓塚下。这种同塚异穴的葬式,与当时中原地区汉族葬俗不同。圻内围叠石块,砌东西向的长方形椁室,更是这一带的古老传统。椁圻之间填土夯实,椁内壁墁石灰,绘壁画,椁顶画天象,具日、月、星座,四壁画墓主人家居、出行等内容。棺位椁内东侧,首西向,棺外涂朱漆,前绘羽人,后绘云气,两侧绘墓主人生活图象。壁画、漆棺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级墓葬所必备,但棺的形制前高、宽,后低、窄,为以前所未见。壁画内多绘狗,素弗妻墓殉犬二只,应是“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



图二 北票房身村三号墓平面

1. 灰陶罐 2. 铁刀 3. 五铢
4. 货泉 5. 铁钉 6. 木片
7. 金饰品残段 8. 环钱
9. 人牙 10. 头骨

赤山”(《后汉书·乌桓传》)的东胡旧俗。此外,素弗椁外圻西壁设小龕,置陶罐、牛股、牛肋、鱼,素弗棺内附葬儿童等,也是前所未闻的葬俗,随葬品似有两类。各种仪仗用的鎏金铜具和铁车具,各种透雕的金饰,还有可以确定墓主人姓名的几颗印章(龟纽“范阳公章”金印和龟纽“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鎏金铜印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级显示官阶的器物;

一套铜、漆食具和用器,有樽、甗、碗、洗、钗、簪、斗和漆案、漆方盒等,是汉族相当高的官吏才能使用的;许多鎏金铜器、错金铁器、金银装的刀、剑和玉器,也都是汉族高级士族的豪华用品;此外,还有文具石砚和墨,另外一类,则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风俗的器物,如一套铜铸的带有提梁的罐、壶、镂空高、圈足鍍等直接接触火的容器和马具如马镫、金银带卡等。墓中出有大批锻或铸的铁器,特别引人注目,计有:

工 具				兵 器				甲 冑		马 具		马 仪 仗		其 他	
斧	扁铲	凿	锯条	片状刀器	大小刀	剑	矛	尖头器	各式镞	鸣镝	冑	人甲	马甲	銜	座
3	1	1	2	1	28	1	1	1	140	8	1	1	1	若干	1?
											套	套	?		

铁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证实了文献记载和乌桓同俗的鲜卑有“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后

汉书·乌桓传》)的悠久传统;反映了北方民族对我国铁器制造,特别是铁兵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的形制复杂的铁刀、铁镞,这次发现都是空前的。多样式的锻铁工具、各种细致的铁器和各种质料的、完善的马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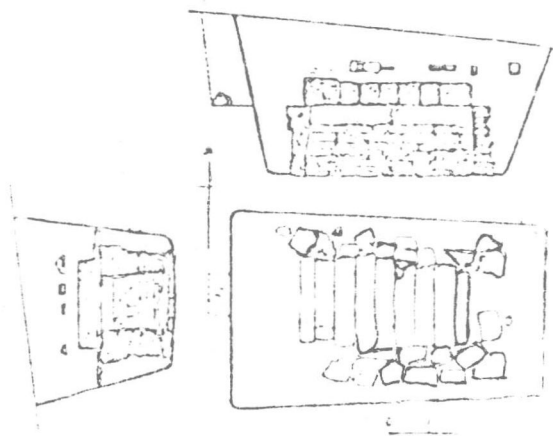
以及精巧的金银工艺品,都表明了这时期这里的鲜卑地区的金属制造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鲜卑地区金属工艺的发展,与大批汉族的北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冶铁手工业的兴盛,对鲜卑地区封建制度的不断加强,起着巨大作用。北燕冯氏统治时期,以都城龙城(今辽宁朝阳)为中心的凌河流域,经过了前、后燕各族人民约百余年间的辛勤劳动,早已进入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但鲜卑旧有的以“田畜射猎”(《后汉书·鲜卑传》)经济为背景的部分风习,仍然相沿不衰,甚至强烈地影响了迁来这里的汉族统治集团。冯素弗夫妇墓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影响的具体例证。

冯素弗墓中的一件金饰上,链髀出附有火焰身光的坐佛像,两侧还有捧持供养物的人像,这是这里发现的最早的佛像(图四)。十六国时期各族统治集团混战,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东汉传来的佛教乘势蔓延,四世纪中叶已盛河北,五世纪北燕成为北方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件链髀金饰给上述的文献记载提供了重要的物证^③。

冯素弗墓出土物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五件质薄透明、闪淡绿色或深绿色的玻璃器,侈口凹底杯、圈底小钵,残高足器,造型都不类我国器物,特别中长21、腹径5.3厘米的鸭形水注(图五),和阿富汗喀布尔北约七十公里的伯古拉姆(Begram)大约属于贵霜帝国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罗马制造的长20.2厘米的海豚形玻璃水注极为相似^④,这批玻璃器很可能是西方的输入品。五世纪初,北燕冯氏与柔然交婚,当时柔然“部众殷强”,西域“东道诸国并役属之”



图四 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佛像金饰片



图三 北票冯素弗墓平面、剖面



图五 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水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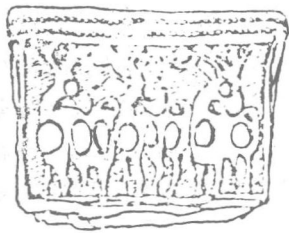
(《宋书·索虏传》)。冯氏这批玻璃器或许是经由柔然辗转传来的。

(三)义县发现的石椁墓

辽宁义县西北保安寺村南傍河处发现石椁墓一座^⑤。石椁由大小石板拼成,砌在南北长3.6、东西长4.2米的土圪中。椁本身南北长1.9、东宽0.6、西宽0.5、残高.78米。石椁中原置使用了铁钉的木棺。墓内随葬遗物多陶器和装饰品,如下表所列:

陶器	夹砂手制红褐陶	多侈口小底罐
	泥质轮制灰陶	小口罐、壶、钵
装饰品	银质饰品	镯 2
		箍饰(“钩决”?) 1
	金质饰品	鹿纹饰牌 1
		珠 6
	其他饰珠	玛瑙珠 8
		琉璃珠 1
铁器	钉 2	

此墓形制与慕容鲜卑墓葬相似。它的随葬品兼具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器物的特点。金饰品多与慕容相类;陶器和各种珠饰则与拓跋相近。特别是鹿纹



图六 义县石椁墓出土的三鹿纹金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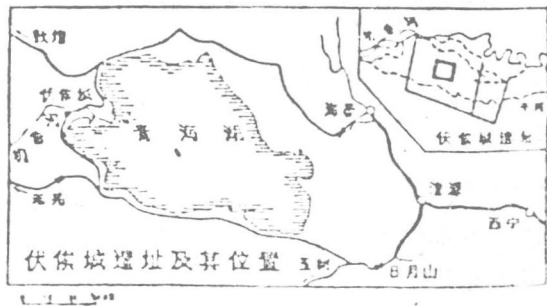
饰牌(图六),牌中链鏤出三头并列的“昂颈回首形象生动”的鹿,这样的内容和形象,与下面叙述的扎赉诺尔、二兰虎沟拓跋遗迹中所出的三鹿纹铜饰牌完全相同;这件金牌饰“周用连珠圆点纹作边饰”的作法,也和二兰虎沟所用的短促的条纹边饰相仿佛。看来,这座墓葬在时间上可能比北票房身村的慕容鲜卑墓为早,而介于扎赉诺尔、二兰虎沟两处拓跋遗迹之间。拓跋、慕容同属鲜卑族,拓跋南迁盛乐附近以后,和慕容经常联姻,《魏书·帝纪·序纪》记载什翼犍(昭成帝)兄弟与前燕慕容氏相互通婚即是一例。义县地区出现了上述情况的墓葬,就是可以解释的了。

(四)吐谷浑伏俟城遗址

慕容鲜卑的吐谷浑部,三世纪末西迁,四世纪即据青海,是鲜卑伸向黄河上游的一支。青海共和县铁

卜卡古城是吐谷浑于六世纪修建的都城——伏俟城的遗址^⑥(图七)。城南依石乃亥北山,北临切吉河,东距青海湖约七公里。城有砾石叠砌的长方形外郭,东西宽约1400米,北壁被河水冲毁,长度不详。郭内偏东有南北内墙一道。西部有边长约200米的方形夯筑内城。内城一门,开在东壁。城内就西壁建边长70米的方形基址,大约是宫殿的所在。基址向东有街道直通城门。城门和宫殿都东向,大概是沿袭了“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后汉书·乌桓传》)的旧俗。文献记载吐谷浑“虽有城郭而不居”,“人民犹以氈庐百子帐为行屋”(《晋书·吐谷浑传》),这既说明了古城地面遗迹稀少的原因,也反映了西徙青海的慕容鲜卑的经济生活一直是以“随水草畜牧”为主的。

伏俟城西通鄯善(今新疆哈密),东联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自四世纪末通新疆的西路被阻,五、六世纪吐谷浑又西据今新疆境内“丝路”的南道,这条祁连山南的中西交通线曾兴盛一时,西宁市旧城内曾发现盛贮金属货币的陶罐一件,其中银币约在百枚以上,据后来搜集到的七十六枚都是波斯萨珊朝(Sassanian D)卑路斯(Peroz,公元459至484年在位)时所铸这一点^⑦,可以认为这是五、六世纪经过伏俟附近的中西交通线上往还频繁的证物。吐谷浑选择这里建都城,控制这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是他的主要目的之一。



图七 伏俟城遗址及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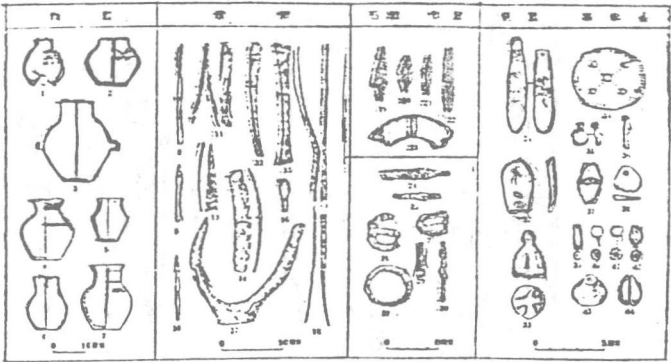
(五)黑龙江发现的拓跋鲜卑早期墓葬

拓跋鲜卑是鲜卑最东北的一部,也是鲜卑诸部中较后进的一支。他们的原始游牧地区在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之间。黑龙江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⑧和新巴尔虎右旗扎赉诺尔发现的墓群^⑨,大约是拓跋祖先推寅(宣帝)“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莫沮洳”(《魏书·帝纪·序纪》)前后的遗迹。完工在呼伦池之东,扎赉诺尔在池之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的大泽,应是呼伦池,池东南一带迄今尚有面积广阔的沼泽(沮洳)区域。拓跋祖先自东北向西南迁移,先抵完工附近,遇阻沼泽而西及

札赉诺尔,可知完工墓群时代早于札赉诺尔墓群。两墓群所提供的情况,都可判定拓跋鲜卑在呼伦池周围之时,正如文献所记:“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魏书·帝纪·序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两墓群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完工还保存着家族丛葬的古老制度,也还有埋殉完整马匹的风俗。随葬工具主要是骨器;陶器手制,数量种类都较少;铜器只有装饰用的铜环(图八),说明这个游牧部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维持着大家族组织。1963年发掘的一座分为上下层的丛葬墓(第一号墓),情况较为清楚。墓内有一个显著的主体,即置于下层墓底北部的一具仰身直肢的骨架。该骨架左侧置有石镞、骨镞,西部排列着陶器,头部附近还出有一件极为特殊的牛角状器。特别布置的尸体和随葬品,反映了他生前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应当是家族的长老。其余的二十五具不同性别的骨架,姿式不同地置于他的四周和上面,应当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这么多的家族成员不可能同时死亡,估计其中的绝大部分肢体分离的骨架,是为了和

长老同埋一起而进行的“二次葬”。埋在上层较零乱的四具孩骨架,大约也是“二次葬”,但这四具孩骨架为什么单独处置在上层,倒是别无他例的、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图八 完工发现的鲜卑早期遗物

1. 陶鬲 2. 陶罐 3. 双耳陶孟 4. 5. 6. 7. 陶壶 8. 9. 10. 骨镞
11. 12. 骨珥 13. 尖状骨器 14. 骨饰板 15. 骨匕 16. 骨鸣镝
17. 牛角形骨器 18. 长角形 19. 20. 21. 22. 石镞 23. 石璜?
24. 25. 铁刀 26. 27. 铁带扣 28. 铁环 29. 30. 铁镞 31. 铜带饰
32. 铜带扣 33. 铜铃 34. 金饰 35. 银饰 36. 珊瑚饰
39. 管形饰 40. 41. 42. 珠饰 43. 44. 蚌饰

	葬 俗				随 葬 品 (图八)							
	扩 棺	葬 式	尸 式	殉 牲	陶 器	石 器	骨 器	木 器	铜 器	铁 器	其 他	
完 工	竖扩,扩底置不去皮的桦板作成的大棺	不同性别排列整齐的丛葬(多人葬)	头向西,仰身直肢	有的埋完整的马匹,也有的在棺盖南端放置牛头	手制罐、壶和带孔小罐		珥、镞、锥		环		银碗、珠饰、蚌饰	
	竖扩内填土,上层只具上铺其桦皮的木底板	东侧有较零乱的孩骨架4		马头2牛头4	手制罐、壶	刮削器、璜形器	珥、镞	桦树、皮器	带扣、带饰	环	珠饰、蚌具饰、绢片、麻布片	
	下层四壁和底部残存木板和板痕	底北部一完整的头向西、仰身直肢的骨架,其上上和四周堆满了不同性别的人骨架(男14、女11、孩1)葬式无规律,绝大部分肢体分离		马头10、牛头8、狗头3与人骨相杂。层层叠压,最上部有4个完整的小兽(狼?)骨架	手制鬲大口罐、双耳罐、和带孔壶	镞2	珥、镞14、鸣镝2、匕形器、牛角形器	桦树皮器	带扣	环、镞1、刀2	银环、珠饰、蚌贝饰、珊瑚饰、残漆器	
札 赉 诺 尔	竖扩。扩底置以桦干作框架的桦木棺。棺式前宽后窄,棺大部无底。有的在扩棺之间填砌土坯	绝大部分是单人葬,男女葬式略同	头向北,仰身直肢	棺外两侧或棺盖上置马头	手制大口罐、壶、尊、杯和轮制双耳小罐		珥、镞、鸣镝、锥、衔、扣、簪	桦木弓、弓囊、勺、桦树皮盒、盖	环、人物马羊纹带饰、扣、高足镏、钏、规矩镜	镞、环首刀、矛、衔、钉	珠饰、蚌贝饰、“如意”锦片、漆衣	

完工墓群的随葬品中发现不少和其他民族有联系,甚至是从较远的外地输入的器物。首先应指出的是具有三个袋形足的陶鬲,陶鬲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标志之一,类似这种形制的鬲,即使在东北平原的最北部,它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前三世纪,可以推测

这里和汉族发生联系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许多骨架附近出有绢或麻布制成的衣物残片,绢、麻都来源于汉族地区。完工第一号墓中还出有汉族所特有的漆器的残片。至于作为装饰用的绿松石、玛瑙、珊瑚和海贝、海螺,大约也都是来自南方的汉族区域。此